



伪满洲国秘事



溥仪外记

下

杨照远 刘晓晖 编著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

伪满洲国秘事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(1985.3)

(1985.3)

(1985.3)

(1985.3)

(1985.3)

(1985.3)

溥仪外记

下

杨照远 刘晓晖 编著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溥仪外记/杨照远, 刘晓晖编著, 一长春: 吉林文史出版社, 1987. 3 (2006. 4 重印)

(伪满洲国秘史丛书)

ISBN 7-80528-983-2

I. 溥... II. ①杨... ②刘... III. 爱新觉罗·溥仪
(1906~1967) 一生平事迹 IV. K827=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33628 号

溥仪外记 (上下卷)

杨照远 刘晓晖 编著

责任编辑: 张雪霜

封面设计: 原创在线

吉林文史出版社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2.75 印张 8 插页 192 千字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) 1987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
北京怀柔红螺福利印刷厂

定价: 59.6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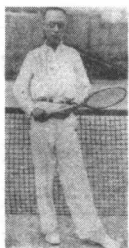
吉林文史出版社发行

ISBN 7-80528-983-2

目 录

第九章 三次登极 (167)

第一节 重着龙袍 (167)



溥仪来到大穿衣镜前，从头到脚仔细地打量着自己。突然，他的目光在镜中映出的“五爪团金龙”上停了下来，脸上流露出异常兴奋的神情。他情不自禁地用手抚摸着袍褂上的“金龙头”，喜滋滋地自语道：“朕真的又穿

上龙袍了！这即是朕“恢复祖业”的开端！”

第二节 “美”中不足 (171)



溥仪回到寝宫，十分烦躁地伸手抓起“龙袍”

披在身上，一步窜到穿衣镜前，镜子里立刻映出了“龙袍”的明黄颜色和陆海空元帅正装的海蓝



颜色。这种黄蓝色差更使他狂躁不安：“日本人为什么不让我穿龙袍？只有穿上祖传的龙袍，才是真正的皇帝！可现在这不中不洋、不伦不类的样子，就连先祖列宗的在天之灵也要耻笑我的！”

第三节 不吉之兆 (176)



殿堂里烛火通明，座无虚席。酒过三巡之后，略有几分醉意的溥仪突然站起身来，向坐在左首的宝熙问道：“宝熙，你通天文识地理，朕问你，前日祭天时，狂风大作，险将顶冠吹落，朕急忙以手掩护，将帽带掀断，此事应该是怎样的兆头呵？”

第十章 醇贤亲王 (180)

第一节 “新京”家宴 (180)



开宴后，溥杰依照溥仪事先的布置，首先站立起来，高举盛满酒的酒杯，高呼：“皇上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”随着溥杰的呼声，在座的爱新觉罗氏家族，包括载沣在内，都站起身来，学着溥杰的样子，高呼“万岁！”此时此刻，溥仪以往的“圣威”又在内心复活起来。他得意忘形地呷酒，操起雕有金色“御纹章”的象牙叉子，叉起一块雏鸡肉。

第二节 “皇”父欲去 (184)



自打溥仪在“静园”中神秘地消失了之后，载沣在天津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姓名。他不仅将戈登路的住宅改

成“王公馆”，还将自己孩子们一律改姓为“金”。他极少与前清遗老接触，不声不响地和侧福晋邓佳氏及儿女们，隐居在“王公馆”里。

第三节 载沣其人 (188)



溥仪望着载沣异常惆怅的面容，心中不觉一阵凄楚。可作为“皇帝”，又不好将自己的境遇和苦衷完全吐露出来。父

子间相互沉默了一会，溥仪便开口道：“我拟每月给父亲两千元‘甘旨’费，望父亲营养好身体。”

载沣只是付之一笑，没有做任何言语。

第十一章 栽培“股肱” (198)

第一节 宫廷护军 (198)



溥仪扫了一眼穿着杂乱的服装，匍匐在地上的八旗子弟，撅了撅嘴，慢吞吞地说道：“你们都来啦！进宫后要潜心攻读，切莫辜



负先祖列宗的期望，为恢复大清基业尽心效力。听见了吗？”“噫！奴才一定时刻牢记圣训，为匡复大清贡献毕生！”“福隆阿，宫内府已安排妥当，你带领他们去就是啦！”“噫，奴才遵旨。”

第二节 公园事件 (205)



四名护军刚欲走开，只见从桥南头跑过来十几个日本宪兵和一只警犬，然后一字型拉开，截住了护军的退路。其中一个

小队队长走上来，指着为首的一名护军骂道：“八嘎亚路！你们的，打日本人的，统统的，死拉死拉的有！你们的，什么的干活，名字的，什么的叫？”

第三节 宗室子弟 (212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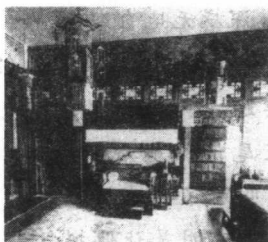


溥仪突然两眼盯住毓岳问道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这莫名其妙的问话，使小瑞不知如何作答，只得嗫嚅着说

道：“奴才……没想什么。”溥仪的脸立刻沉了下来，“啪”的一声拍案而起，随后用力把圆桌一掀，桌子上的刀叉、盘子、酒杯、菜肴、面包洒了满地。

第十二章 两次访日 (221)

第一节 首次访日 (221)



“比睿”号军舰在悦耳的军乐声中起锚开航了。随舰护航的有日本“白云”、“丛云”和“薄云”号战舰。当舰队驶出大连港，远处早有日本的“球摩”、

“第十二”、“第十五”号驱逐舰在海上列队接受检阅。溥仪在众“扈从员”的簇拥下来到船首，远远望去，大海无垠，万顷碧波，他心中思寻：我为之奋斗了十八年的夙愿，今天终于实现了！我又以一个“万人之尊”的君王的姿态出现在祖先发祥的土地上！他边想边举起手来，向渐渐远离的接受检阅的日本舰队行军礼致意。

第二节 “回銮诏书” (227)



刚到东京的头几天，溥仪还神气十足，端着一副帝王的架子，四处出访游览，好不洋洋自得。可作为堂堂的“满州国君主”，不能祭祀自己的先祖列宗，相反要在日本为人家的老祖宗叩头膜拜，

还不允许穿自己祖宗的龙袍，这真够他难堪的了！更有甚者，溥仪陪同日本皇太后在庭院中散步，



每当路经山坡时，他都要搀扶皇太后，惟恐这位日本老太太失脚或滑倒。溥仪在报刊上看到自己百依百顺的“儿皇帝”模样，深感无地自容。

第三节 “天照大神” (233)



溥仪接过吉冈拟好的材料，从头至尾仔细地看了一遍，他全然明白了，这材料的中心内容，分明是让他把日本“天照大神”捧回“满州”，当作伪满的建国神供奉在宫中。

吉冈阻止他祭拜祖陵的主要目的，是为了给他换个祖宗呵！溥仪拿着材料的手开始颤抖了，他眼噙热泪，悲怆地仰首叹道：“先祖列宗的在天之灵，请宽恕你们的不肖子孙吧！抛弃祖先，调换祖宗，非是晚辈的居心，确是朕出于无奈所致呀！”

第十三章 傀儡滋味 (240)

第一节 认贼作父 (240)



临近中午，一贯迟眠晏起的溥仪进过“早膳”，便来到办公室“健行斋”。他正准备批阅奏折，“帝室御用挂”吉冈安直竟直闯进斋来，未经任何寒暄，就一屁股坐在龙书案左侧的绒面大沙发里，用十分生硬的口吻比比划划：“日本的，‘满州

国’的‘父亲’，日本的，陛下的父亲，关东军的日本在‘满’代表，我的，关东军在帝宫的……
 嗯，那么，我是陛下的……哈……哈……”

第二节 傀儡生涯 (248)



植田出乎意外地说：“陛下，我们破获一件要案，是一件勾结外国图谋叛乱的要案。”溥仪不以为然地问了一句：“叛乱的魁首是谁？”“这个罪犯是兴安省省长凌升。陛下恐怕对此人很熟的吧！嗯？”溥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听觉器官。从凌升一贯的表现

和跟自己攀亲的举动上看，他一直是自己最信得过的人。“难道他竟会……？！”植田点点头，“军事法庭已经查实，准备在‘新京’公开处以极刑！”“死刑？”溥仪吃惊地问。“死刑！”植田作了个砍头的姿势，接着抬高了声音说：“这叫做杀一儆百！陛下，杀一儆百是必要的！”

第三节 日“满”联姻 (258)



溥杰与浩子结婚后，溥仪经常被一种疑虑的

心情所缠绕着：“关东军要的是一个日本血统的皇帝，而我们兄弟都可能成为将来皇帝的牺牲品！”



从此，他一直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溥杰和弟媳身上，急切打听浩子怀孕后的消息。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六日上午八时，溥仪终于得到奏报：“二爷来电话，今早五时许，得一女。”

第十四章 同类相聚 (266)

第一节 旧怨新恨 (266)



溥仪把汪精卫刺杀生父，诋毁太后之事视为自己和皇族的最大耻辱。而今，汪精卫竟以伪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来到“新京”，关东军又强逼他去车站迎接，旧怨新恨一下涌上心头。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：“吉冈中将，秩父宫殿下作为日本天皇的‘御名代’来满，朕理应前往恭迎。而这位汪先生，不过是南京国民政府元首，与‘日满亲邦’不可比拟……难道他真能与天皇之御弟相提并论吗？”

下涌上心头。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：“吉冈中将，秩父宫殿下作为日本天皇的‘御名代’来满，朕理应前往恭迎。而这位汪先生，不过是南京国民政府元首，与‘日满亲邦’不可比拟……难道他真能与天皇之御弟相提并论吗？”

第二节 汪逆访“满” (271)



溥仪穿上墨绿色的陆海空大元帅正装，用手托着“大项饰”和日本天皇赠给他的“菊花大绶章”，神气十足地对着雕花大穿衣镜，前后左右地打量了自己一番，满意地说道：“李国雄，严桐江，够

神气的吧！今天朕就给那位‘汪主席’看看，是

你民国元首够派头，还是满州国皇帝够威风！”

第三节 “共存共荣” (275)



溥仪站起身来，举起酒杯，对着梅津和汪精卫说道：“司令官阁下的一席话，同样代表着全‘满’的利益。

‘满州帝国’除图谋‘共荣’之道，别无他路可循。只望汪主席也能与日、‘满’携手，‘共存共荣’，迈进兴亚大道！”宴会在这种貌似和谐的气氛中进行着。站在两侧伺候宾客的随侍李国雄和严桐江，见溥仪和汪精卫频频举杯祝酒的场面，便在一旁小声地耳语起来：“姓汪那小子，就是暗杀醇王爷的凶手。老爷子早晨吩咐布置军队那股劲，我还以为非有姓汪小子好瞧的。哪想到他们还谈得满热乎，满投机哩！”

第十五章 伪皇苦衷 (279)

第一节 “贵人”辞世 (280)



凌晨，溥仪得知庆贵人死去的消息，他为自己失去了最宠爱的妻子而失声痛哭。他当着毓倩文的面，跳着脚哭嚎着

说：“朕不信她能死，朕不信，朕不信呀……”他手捧着亲笔追封谭玉龄为“明贤贵妃”的“谕



旨”，正准备放入“金棺”，突然由窗外刮进一股旋风，将他手上的谕旨吹起落入棺内。他连忙匍匐在地，异常兴奋地叨念：“明贤贵妃他拉氏的在天之灵前来接旨了，吉兆！吉兆！吉兆呵！”

第二节 吸毒“皇后” (290)



德国白大夫发现皇后果然已有孕在身，将真情向溥仪作了如实的说明。几个月过后，婉容即将临产了。溥仪为了严守秘密，不许

请大夫接生，只吩咐侄媳妇伺候，另派随侍李国雄守在走廊中探听消息。大约过了二个时辰，婉容生下了一个女婴。李国雄马上向溥仪作了禀报。溥仪听后只是沉着脸点了点头，就离开寝宫去了“勤民楼”。半个小时过后，可怜这刚刚来到人世间的生命，就被送到内廷东侧的锅炉房焚烧了！

第三节 宫廷孤儿 (301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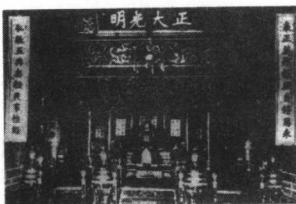
童侍孙博元，年方十三岁，聪明活泼。他趁打扫“正殿”之时，就模仿皇上的姿势，板起面孔，背着双手，踱着方

步，沿着地上铺着的凤毯，拾阶而上，端坐在宝座之上。一个小小的奴婢，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玷污神圣的“御座”？！总管严桐江知道了这件事，

便把他关入了木制的“囚笼”。溥仪半蹲在笼中，脖子卡在笼口上，头部露在外面，站不起来又蹲不下。刚要挺起腰板说话，还未等喊出声来，囚笼口上的钉尖就刺破了他的下颌，鲜血顺着脖子淌了下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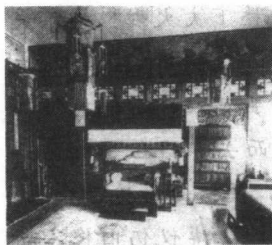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六章 帝宫末日 (308)

第一节 失魂落魄 (308)



溥仪精神恍惚，信手打开落地式收音机，外台播出了“激动人心”的新闻：“美、英盟军九月在西西里岛登陆，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被推翻，成立了巴多利奥新政府，法西斯首脑人物墨索里尼被处死……”听到这里，溥仪禁不住打了个寒战。他猛地关闭了收音机，颓唐地瘫坐在安乐椅上，嘴里不由自主地叨念着：“这会是真的？真的吗？”

第二节 美机轰炸 (311)



山下再次奉调南洋，临行前特意前来向溥仪告辞。在“觐见”中，溥仪发现今日的山下与以往相比竟判若两人。在“觐见”结束时，这个曾经骄横一时的刽子手竟掩面抽泣起来，最后深深地给溥仪鞠



了一躬道：“此次是山下向陛下作最后的诀别，永别了……”

第三节 汪逆死了…………… (315)



社会上对汪的死因有几种传

说：第一种，说汪精卫顶撞

了日本人，被日本人害死的；

第二种，说因为南京伪政权

内部勾心斗角，汪精卫的反

对派买通了日本人，将其毙

命的；第三种，完全否认前

两种传言，说汪精卫于一九三五年遭枪击后，由

于子弹一直残留在体内，造成了枪伤感染和肝病

复发，是死于“合并症”。

第四节 “帝国”末日…………… (322)



“怎么办，你说怎么办？”溥

仪没好气地斥了严桐江一

句。话音刚落，只听外面有

人尖叫起来：“不好啦！不

好啦！楼下失火啦！楼下失

火啦！”“失火啦？！”溥仪大

吃一惊，立刻从安乐椅上弹了起来，连鞋也没顾

得上穿，赤着脚朝楼下狂奔而去。站在一旁的严

桐江是皇上光着脚跑了出去，便拾起鞋追了出去，

边追边喊：“老爷子，鞋！鞋！”溥仪仍旧像没听

见似的，继续向楼外跑去。

目 录

尾声 新生的宴会上	(327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一节 总理便宴	(327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

便宴开始，溥仪亲口吃着总理让给他的菜。总理以一种特有的政治家的风度对大家说：“溥仪不满三岁时，就登极做了皇帝，这个责任他是不能负的。可后来的情况就不同了。他出卖

国家和民族的利益，投靠日本帝国主义者，当上了伪满州国的皇帝，这个责任由他自己来负。他现在知道认罪，这很好，人民是会欢迎他的！”

第二节 总理家宴	(331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

总理微笑着朝坐在那里默不作声的溥仪说：“今晚，请大家来吃个年夜饭。按汉、满除夕的习俗，吃饺子。你们兄弟姐妹聚齐一次很不容易，请大家都不必客气，更不要拘束，随便坐坐，随便谈谈。”屋子里的气氛热烈起来。

这时，邓颖超向坐在身边的榊酥和榊颖问道：“溥仪正值中年，你们为什么不为他找个对象？”榊酥用手捂住嘴巴，压低了声音告诉说：“大哥有病。”总理在旁边听到后，马上笑着说：“噢，明白了。有病可以治嘛！他可以享受中央级的医疗待遇！”

溥仪年表	(335)
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九章 三次登极

无论是在世界的或是中国的封建时代，溥仪是唯一经历了“三次登极”的帝王。然而，这“三次登极”对于具有清朝末代逊帝的地位和身份的溥仪来说，并非是“史无前例”的光宗耀祖之举。在他的前半生中，只要多一次登极，就多增添一份耻辱。

第一节 重着龙袍



溥仪来到大穿衣镜前，从头到脚仔细地打量着自己。突然，他的目光在镜中映出的“五爪团金龙”上停了下来，脸上流露出异常兴奋的神情。他情不自禁地用手抚摸着袍褂上的“金龙头”，喜滋滋地自语道：“朕真的又穿上龙袍了！这即是朕‘恢复祖业’的开端！”